PL
2698
K84Z53
1699
v.2

歸震川先生尺牘卷第二

與襄府周紀善

前造拜尊寓回遠臨巷中泥淖欲墮馬者數四以是不能復出亦不意遽行失於奉欵比得之瑶石云明日行故此草草使人奉候兼致薄賻如未行容再求見也龍灣先已有書寄去今又匆遽不及再候别便會間乞致意太霞洞作亦俟别寄兼求示此行即赴王府或蹔還家使知所在也

答西亭中尉

戚文學過邢先承手教玆又承賜問并嘉貺自北來

邪爲孔道而京師人往還汴中不絕景仰之私無日忘之然與外不接不遺一介蓋力不能也寂寞揚子雲能草太圜今思子雲甚不易爲耳荷念故及之三月初寄居郊外曾修太僕志然以一月成之極其潦草至於馬政緊切者未嘗不三致意焉寄奉一部請教首末二敘則顧王自作也去人索書之急不能具禮容別申候不宣

答族壬

戚鄉親至得尊翰甚慰前許墅同年嘗相見知彼未嘗加意亦未嘗謝之所諭極念但有可薦引者不惜

也姑俟冗次草草不盡

與張虚江

京邸周旋二月具見故人之情尋承⬜訪之命喜慰殊甚然德望日隆簡召在即人自家中來聞駕行乃在秋間應不及朝正之期而會見固亦不久矣許侍御同年忠厚老成與吾丈共事實濵人之福馬君繼文同在内閣其弟錦衣繼武賜告還濵敬因附起居馬氏文武忠孝之家錦衣亦有德器幸禮待之諸容別便再啟

答秦光甫

許蕭山人來得書以邑子高才不待其至未嘗不向人言之但自去歲膚愬已入勢恐不能全濟惟公論明則不遠之復可幾矣因其人竟不見來索書故附此周傳二君見乞及之孤旅寡親並望速來會聚瞿永山見亦曾道之兒子有少物寄來萬望莫却也并乞與子欽伯欽諸相知道意急促不能盡奉書

與鄭惇典

鄙人于世事殊落落特以貴寮稱道盛德以一見為幸不謂執事之不閑且未知於何日定行也可容再奉候否

與姜萬二同年

家信至得手教還荅感荷懇懇之情固有藹然不加意或反按劍作色者矣其厚薄何如也方主簿高老師之鄉人老師頗念江南之疲困似此選任皆經品藻不謂卑官而忽也僕見其人亦忠信之士萬望門下教育成就之使得盡其職實地方之幸餘容別具不一

與王沙河進朝

相與幾一歲具知厚德與為吏勞苦愛民謂當處之清要今茲之擢殊不愜人意然當道欲重此選非復

昔時之輕也大槩與長安令等比矣且亦覺勞非久必有顯擢也邢臺有便寄此且以奉逕兾速赴幸幸

荅何給事

除書之下甚爲悵怏大抵近日遷轉全據監臨文選部惟以部書進敘大冢宰持衡而已不得與也是惟特達者乃爲所留意耳鄙人歸思殊切明年當請告自此亦不復望闕廷矣吾丈王官顧無京師利勢或可優遊于彼也三十年相知甚媿不得推轂之力使還倍增感歎草草惟兾自愛不盡

與查給事

吾丈外補鄜人尤失親教更增怏怏也諸公出者其從吏多以與人僕苦乏吏隨不知可以見推否

答李省吾

吏至奉手札具悉相愛故人在四方者多矣以書問至蓋少吾丈獨念及於閑散之人且數年中往還一一記憶此甚感德何可及也吾吳山水佳勝能不時遊覽否五湖七十二峰尤不可不一寓目也兒子輩擯落無相鄉者何暇及門生因彼以窮來歸故有所乞度已後時無及而吾丈之情則已知不薄矣人還附謝餘惟自愛以須晉陟諸不盡

與戚中溪

許同年來承手教自家累相擾後再不及寄謝專望內權然無監臨之薦不免以歲月爲賞知而不能舉今人閩閩賢郎書至久矣并封去吾縣中榜中者七人所得小録輙爲人取去俟更覔寄也

荅族弟大顒

昨諭社學忻然領命李秋官在邢來言此君殊作氣勢類子陽井底蛙恐不可與言凡事不能承命者以官冷言輕非敢薄也待見若可與言則言之然不敢輕諾

與温給事

行省之擢同年無一人可並者然猶不能不以外補爲禁闥惜人僕朝夕有事省中乏隨行之吏肯以剩員見推否

與張兵憲

違離節下忽忽經年幸獲侍盃酒飽沃清論復得挹賢郎丰姿蟜然塵埃之外每懷念如昨也妻孥來京又蒙郵其行李之乏感荷何可言漢人重門生故吏僕忝故吏猶門生也願幸勿擯外之太僕志緝究已久第甚草率然於牧政頗亦潛究其畧今寄上一部

有便不惜示教

與耿邢臺

別後時時有邢使至然多不遑致謝夏初兒子來備述盛意所以送導殊勤厚也德政已孚計不久當如魏縣同年進之清要鄙人不勝跂望又喜近覲期晤言有日別有書寄謝瀘老此間苦乏人更求尊命遣之庶無失悞餘不及

與戴偉

僕向承乏倅郡然無一事可留為邢人之思至於清淨不擾亦自謂無媿于漢世所謂循吏者今執事備

屈爲此官亦能不以班策爲平平否壁間二記幸勿毁之曰下有事來京當獲面晤舊得沙河魯公碑十二道皆闕其篆額特求命工搨摹寄爲荷草草幸恕

答王象坤

文字多已散軼稍爲掇拾數篇而已且抄寫殊艱是以稽命昔萬寶常造樂大爲當時太常所排毁况山野樸陋之語不能與世爭妍必矣覽過幸擲之

與張兵憲別啟

昨言下前道楊公已陞撫院計我公清望內召不日矣瑶石見示五禮圖碑殊壯觀亦欲乞一通見寄爲

荷

與楊道亨

去歲入賀及今夏妻孥過郡每勤館候又頃承乏荷蒙比之寮采之末加以鄉曲之誼盛德令人感戢備員禁中官地清冷至不能遣一介爲謝茲因邢人之使附此曾輯冏志愚無所知皆平日所聞于長者之餘論也奉去一部乞賜覽并示教幸幸覿期伊邇跂望早發以慰瞻跂

與内丘知縣石漢

頃寓禪院蒙垂過不及拜送夏間携孥而來蒙導送

甚勤厚久失修謝邢臺有役人来見附此訏望入覲相見也太僕志一部乞鑒入

與陸士鰲

幼溪公新陞吾丈舉主不知有賀否或餞送諸凡見挈幸甚

答許蕭山

使至甚媿鄉邑不能為力也去冬僕以入賀預聞此事因方岳諸公會聚以是得信偏辭而犯衆怒江右之劾端起於此僕見人未嘗不道高雅恐無如是之甚也顧衆口鑠金一時不可勝耳事已下須得彼處

扶護不然必須甓詘公道終在要之枉尺直尋不足深慮也諸所諭敢不留心恒山昨已有便附書與言體元俱不及別柬

答温給事

遠別殊不盡區區何以復承嘉貺向求役人乃乞貸無聊之甚久之不見報知左右有難者已踰尊意矣附謝

答陸士鰲

陳公荷其知愛今茲南行凡有禮並望見挈可也張給事將到當出舍與之貴部諸公有差出者乞留意

擇一所預示知得轉僦耳

與鄭伯與

三十年故人偶相值都極恨會聚之稀適兒子痘疹阽危不能出餞菲儀幸鍳入

與孫似祖

久不聞問入京悮聽有汝寧之除適同年陳光州行弄四相托後知汝寧乃令兄也秋間踌聽南都佳報并賢郎浙中之報知相見不久矣附奉詩扇一柄考卷一部小文一首

與丁應詔

賚君來備聞尊公侍間起居佳勝即冬竚望入京一晤爲縣不勝群小之慍獨此心耿耿常自負對越神明貴邑愚夫愚婦當不可誣也養晦先生乞道意韓許二君又以家艱不得來極懸念因冗次當別 弁乞致意

與徐評事

前月廿一日家累已至卽合數荷垂念玆又承惠敎幷嘉貺區區殊非所當僕居此無事可以自效比吾丈宰縣一日有一日之功何可及也但以當今進敘人才獨令久淹此汲長孺所以有積薪之喻耳每爲

相知者言之苟可以推轂不敢默也人行速附謝不
盡

與顧太僕

實録甚勞披閱雖有不全亦畧就緒矣其原本未還
者乞逐旋發來一觀欲別有尋考耳早過門知尚未
起不敢入刺恐驚動也

與林長興敬冕

賷貢士來具道新政向時荒唐迂濶之論當爲一變
也賷君荷蒙成造感之甚今赴成均恐不能自給亦
不能無望左右優卹之此非鄙人所當言得免馮婦

之譏乎冬杪都下當相見不盡

與陳平卿九疇

頃在郡荷蒙敎以所不及幸不得罪於此方之民據爾冒遷念一歲中相與亦何可忘情也承惠書幷佳貺媿無以爲荅循良之譽不俟鄙人發揚徒唱而和之耳適有小冗使行促書不能盡言

與秦光甫

昨太僕志已完未得全本先寄一卷尚欠删改然猶有史漢法也先已有書茲不具子雲寂寞乞告計偕諸公速來相叙也

與查給事鐸

得還尊邸頓令寒士懽顏極荷所賜堵署丞奏文曁激於氣誼貴科中參語具見憂國愛民之誠堵君乃托僕致謝此至公何謝也然不可以不致其意苦於會面之難是以不敷造也

與顧太僕存仁

蒙舊撥夫馬恐後來者不肯從厚或至收還僕緣有係銜亦非敢冒受望屬之鍾公叨竊久亦不過二年若他轉則不可受矣車馬行促恐忘之望切記念楊子雲寂寞也

與李同知汝節

每便輙附書及北來者都不見一信殊切懷也相公不可數瀆諸相知未嘗不道之繼山以選司不肯破例然見近紛紛有破例者耳毅齋亦甚相念懷東已乞歸寺志此僕一手成之乃不得一部博士還特購二部一送後老一送几下前令盛使製靴命便寄之

與劉中書大武

明日當有便人至灣乞封附送懷老詩一首殊不成章然實念別惓惓之意也

與顧太僕存仁

實録八冊係馬政者夾記乞即命使録示須次其年月日吏以諸公書至皆左右之扳引以得此也家累今早亦自良鄉發矣諸容面謝累朝但有抄得者俱乞速示

與陸給事樹德

闔欲徙宅不知今所寓僦直幾何僕欲得其處耳步闔俟請間面談也

與顧懋儉

兒子還時方寓京城外束裝欲向滁陽何暇作鄉里寒温也公家狀元閣老今此官曾不及卜視之闔何

以無書見讓忖公之云若謂僕得意也何待之薄文字自能中只造化時刻間亦戲美人此不可曉耳矣之續得書附此

又盛使必欲得科道書吾意但取其順便可托者既同年在鍾君亦無此俗態且事在我則可以我求人實難數千里豈不相念但盡所可爲者耳若前無兒子書直不靳自作也

與范惟丕

向承許于國史中採摘馬政如已寫出乞賜如未及寫乞將實録每朝陸續借示昨奉詣不值不得面請

也

與戚吏部杰

此本不敢瀆門下止以供事内庭晨入酉出一吏不足給使令今蒙賜撥感荷深矣

與馮太守善

二十四日遣役特具啓謝其于初四日已赴閣所謂文史星宮近乎卜祝之間不足爲道承賜書愚衷略具前啟匆匆容别布

與李道亨

使人還必能略道區區之意以理與數恐不當久棄

也即日尊體想佳望若時靜養以須榮召那掾附問

不悉

與陳吉甫

連日有事不得來相知毋索我形骸之外也三篇絕勝不見示經論家傳尚書久豈以僕不能旁涉耶丈川并乞致意

與[redacted]

厚意稠疊故人之情殊切感嘆方趨朝還荅不情

與管稚圭

至寺即不相值却望見過知亦少暇如未出郊須再

一會也魯事亦數有書去竟無北來信耳王君亦不得一見如何

與陳璽丞懿德

自聞子環之命日日跂望昨始知來信奉候未至也今承已拜璽丞又辱過失接每使人候伺尚未得間不敢虛造微餉幸門者入之

與[redacted]

省中相得意謂可以遂親覲之私不謂猶爾間闊今復承請造還殊不甚爲清香絹菲薄不成禮幸鑒入僕志因顧老乞歸印本尚不見及今購得一部附奉

與太僕存仁

尊疏懇切知去志益堅殊爲悵怏更辱厚賜何以當之諸容面布

與曹員外璠

承示文苑英華謹歸鄴架第邵昂八馬坊碑此無有唐文粹有之如便并假文粹一觀聚會甚難謹移期明日雖冗必求一過也

與李道亨

内召不須憑也詐望早發久屈時時以公論言然聞者亦徒領之而已獨可因間略及顧何能爲力會面

不久不盡

與李延節

太夫人諭祭文有輪撰者然常時亦不能速發今恐淹來使立促之及科中亦有相知免于封駁顧不能深效力也使旋草草

與姚太僕一元

比承賜問玆又辱惠小録而來教褒奬太過雖不敢當亦足藉手以見當世士大夫矣旬月間恩命再下進列九卿素受教者亦與有榮焉役人云已南駕悵不得從茗上負弩矢先驅耳嚮望速還朝以慰當宁

之側席朱春元先有啟奉迓不宣

與朱文龍

恭喜南北競爽實通家故人之光道遠不及遣賀令見還附此

與孫一俊

在縣候監郡者得相過從別後訃偕已不及爲勸駕入京又不相値念高館清池坐對佳山時時不忘也適聞南提尤增喜慰汝寧郡博曾葬四托光州守不知爲致鄙意不友臣亦無由會聚先已寄書想達歲杪幸相見不盡

與林長興

頃已具啟奉候朱氏白溪舊族號爲詩書禮義之家兄魁北闈弟復南捷可知雉橋文運之昌雖舊令與有榮矣況明府方任帥師之責乎諸凡可以優卹者必從厚無疑也覲期在邇奉晤有日諸具前啟不悉

與丁進士

比見貴邑得雋甚喜且合簪有日不勝竚望去縣後群小搆會而監臨又無耳目人情世道可怪僕不能爲阿世取容至如保息養萬民所謂卹貧安富尤甚無媿也雉城編戶十萬豈得無一義士頗聞足下每

以公正發憤因及之諸與雉橋面盡韓許二同榜無
由致唁爲乞道意

與陸秀才彥圭

昨承過有惕拙稿向在途及到邢俱已散盡已寄信
于家中取矣顧鄙帚不足陳耳何敢愛也

與顧太僕

捧讀來教辭贍而理盡執此以往水西其無事矣敢
此附復〔公爲前輩僚長云小子二字可也〕

與[redacted]

頃在郡知爲前署篆者所媒孽又平日耿直所以見

忤每在此對相知者道之然　下考必須于親院
解之可也當有公論耳諸可為公别白者當不敢默
也

與孟

去歲進賀來京荷蒙顧愛及出郊之日失于不知不
及奉送邸中一再領教具知雅操賢于俗輩遠矣何
日還朝復當聆此清論也僕雖匏繫于此負踴躋轅
下駒耳計不久須解歸偶便附此為問草草

與王寺丞

所諭車戰今附之志後可以備一說然秦漢以來少

用之丘文莊公亦以爲可用于平原之地而用之險阸不可馳驅嘉靖中朝廷用言者下其法又不知何故中止也題名所載遷陟惟尊裁之

與李汝節

家累勞神甚荷亦碌碌無足爲道只度日給更難耳馮大老向與公中丘夜飲甚感其相知且對人有後言非丈夫也何不相信又如此前已作書謝之幸再爲道及有便不靳書信幸幸

與朱景運

令姪還得詢近來動靜知舍甥并貴眷俱安好秋闈

定望高捷僕可以爲北道主人矣馬尾冠荷惠此間
事令姪當面道不具

與孫百川樓

去歲過海虞會王笠洲因屬之爲書道意笠洲亦以
曲周事相托誠以作縣百責所萃雖曲周無纖毫差
失然不得不懼也恐有從其後掇拾之者耳在縣時
事僕不敢求尊丈私庇只求察于彼處民情而已若
問堯子跖不可也宋廣平責張燕公云名義至重鬼
神難欺此責在尊丈僕何所與太府公素相苞容適
聞有讒者知盛德必不介意然區區有聞實不自安

望從容間及之朱進士還附此

與温給事純

左府掾顧君雖尚書蔭子清苦不能自給因討差回而途費又不給所乞例可以許推愛多矣甚欲請晤不可數瀆起居兼唧戢之深尤抱歉也

與[redacted]

連候邸舍不獲遇荷蒙垂顧立談之頃如素交令人懷念不能忘也即行又不及少欵媿歉之甚香絹聊申微敬附書乞省入

與王同知用章

南還數有書候問未知得達否承謦欬之日不久矣
栗僉菴舊以戚畹外調今竟内遷不閲月至八座敬
以此望老丈也朱景運上舍及其姪朱鈜皆僕至親
又太宰文靖公之從孫望垂拊卹餘具别啟不盡

與顧太僕存仁

昨者僭言不知可採否易一請字非妄自尊其禮宜
爾即亦古人待士之禮也校定猶未安乞換編校二
字又進表出城在二月十七日至四月初入城所得
盡其區區者一月餘耳入城後自以王抑所奏議有
異論又待實錄所以經久緣向入城時見元老問已

完今作三月恐僕言近欺也此書僕但當効其薄伎必不敢出名但事體如此幸勿罪其瀆也

又

別後見内江公甚惓惓于吾丈云此吾好友也諸公往往惜其去然聞臧倉之徒乃在舊寮案中耳仕塗可畏如此有書寄姚西溪幸爲道意荊泉堵署丞少年有事白下爲丘習齋所識拔者僕故人也茲以奏方田事下都臺求僕致啓幸門下達之書中別無他也堵君當面盡

贈行詩即席次張奉嘗韻托劉小溪奉寄後以不

容之語似乎傷時復改竄令兒子録去想並達也

與萬侍郎

駕還欲約知友送之郊外竟先日而去其高風不可及賢于東都門外送者幾千輛矣僕黽勉于此頗以楊子雲寂寞自解然思賴之心不能一日忘也太僕志已梓完才一月而成又無考訂然於國家馬政因革之際頗反覆深致其意幸賜覧有便不惜示教堵荊溪還附候起居并附志書一部

與二子

見周給事甚推服許太史亦時稱之只時文少稱者

蓋習俗之移人耳亦坐不熟之故如考過不及當中則如王伯欽不然人力亦無用也六朝詩三郎持去可仍寄來在家有一部要看自取看題畫詩方作書有此寄去即日已寄夏朝用便人令陳春野人去再附此往來書記日并帶書人分曉好查考

與李汝節

尊使還後久不得音耗甚切懷念邇來想道體廸吉千萬保攝以迓天休光吏科常不相見未得爲盡言惟王文選見輙問之云陞擢有常格高老亦自不能爲主也其言云尔座主尊重亦難輕有爯三之瀆凡

可以薦達不敢不盡心也匆匆恕不盡

與林中齋

乏便未得修候往屈宰邑雖與鄙人鄉曲同在畿輔而相去千里殊不相聞然不知何自有此陞遷此必不能事上官與鄙人同此拙直也今日廟堂常有公論計內召不久矣沈銓乃僕吳興舊治其父亦在官途實守分循禮之家兹以小官詿誤其事已奏下幸爲雪之彼中有習爲姦猾乾沒者銓愚不幸墮其計耳比來有便諸望賜教不悉

與馮太守

違教日久極用跂仰每欲通候不惟乏便亦以碌碌無可言者不敢數瀆也甞見東源公首薦之章不任忻慰太僕志雕板將完容刷印奉寄請教吏來承禮物方憂薪米頓令妻孥生色雖上官之意實勞明公措置一如尊賜矣荷謝荷謝

與曾員外璠

欲具蔬飯奉邀積誠已久秪因白塘行遂促期吾丈連屋決不可峻卻也兼坐無別客阜南亦又他出矣

與范司成應期

比得稍遷且使公道暴白于天下老丈實爲之昌言

僕非有心祿仕獨是非不明雖見他人事亦忿忿不能平況中抱鬱結耶則老丈之施厚矣古云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僕非賢者然老丈以此存心上賞之報天亦不靳之

與

遠別久矣時見奏章所論皆國家大體非素負學識不能也僕屯邅仕路數欲自劾去比以元老厚勉留之非其好也堵署丞昔年太學知名之士至京上奏言其鄉方田之弊已得報可猶恐為豪强所撓故欲拜謁門下僕以為彼為鄉里百姓非私家之事且監

郡自有定論然其意為公正發憤惟恐不能伸耳僕亦欲因之奉候起居輒尔布此

上宋陟臺

竊為明府莅任以來布公平之政杜請謁之私此明府行古人之道也某豈敢以今世之人自處也然所以數數有瀆於左右者聞之新宮災子產三日哭防墓不修孔子泫然流涕今先世之塋為姦民窟穴樹木已盡斬刈垣表已盡平夷神道壅絕祭享無塗宅穸之旁穿方殆徧壙　之表灰埃蓬勃幽靈憤恨曾不及馬醫夏畦之鬼有莫大之責負不孝之名不可

一日自立於世此所以食不甘味卧不安寢者也曩者幸垂明聽勒令掃除德意甚厚柰盤據之徒多是衙門老役合并數家設為厚餌誘買族人以為地主雖有明限安堵如故此等之人蔑人子孫據其墳墓恬然如此所以明府有施及泉壤之恩而至今塈而未絕也律於發塚之條如知情買賣器物甎石薰狸平園之類纖悉必具先王豈以死者之故而病生者哉蓋愛吾之親故愛人之親也敬吾之親故敬人之親也不如是則孝子仁人之情有所鬱而不遂含忿憤恨復仇相殺之士必多於天下矣昔柳子厚在嶺

外獨謂先墓無主晝夜哀號懼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楊文貞公居京師遺家人子弟書惟以墓木為念鄉先達司馬虞公每歸省未及到家先造冢上有光不肖為世所棄幸守墳廬而城闉之內步武之間坏土不保非特樵牧之害狐兔之傷而已又念宗門零落而諸父兄弟尚守殘經服儒衣冠三世之邱壟坐視毀傷曾不泚然俛仰天地亦何顏乎惟明府哀念焉

與歸給事

京邸聚會隔越歲年屏處荒寂無由通問近承書惠

之及深以爲媿吾家自賓客以來竹帛無復紀載至勝國時頗有達者迄於本朝淪落二百年矣曾大父出宰山東未踰年歲以疾罷歸宦業不遂今吾弟早登科甲陟清華之選勳庸可期所以振長洲晉陵之績者其在斯乎僕生本迂愚老而彌拙荒江寂寞之濱當與田夫野老歌咏太平而已留都貴人如冢宰王公宗伯孫公皆嘗辱記其姓名而光祿趙公稱奬尤至然恐終不得執鞭門下負戚異世知己之嘆矣舍親張上舍承推愛引進甚感狄博士行因託奉記狄君厚德君子也安貧守道同榜中最爲可敬者草

草不悉

上王中丞

前歲自吳興還即求解任其爲□賤淺鮮于進退比數于當世士大夫眞如所謂江湖之雀鷇鷇之鳥曾何足以爲多少豈宜辱聞于門下然以明公之在位欲使天下之士皆得其所某又受生平之知使若甘自錮于明時不一言以受其汶汶亦爲大愚而有負于明公矣顧前所爲書言語粗鄙不知忌諱乃辱俯賜教答不惟不加之按劍之疑而復有抱玉之喻捧函跪讀不勝感嘆今世王公大人之于貧賤之士與

之相答應如響者少矣于今世而復見古人使其之
爲書者亦遂不愧于古人眞足以爲有激于天下也
其敬受誨言勉自策勵于五月内已至邢治頗詢訪
其職司之所宜爲則校牧之事縣皆有令以與民相
親而能知其疾苦且令邢之馬政頗便于民而令實
能辦之郡不過以文移爲所由而已郡若欲有事反
爲擾民而徒委之縣則無一事而民與有司皆安之
此乃以無事爲事者也因自喜其職之易稱顧官舍
廹隘又無書齋連日積土爲室編蓬爲戶度曲柳爲
架亦可庋書數千卷庭中鞭笞不行簿書稀簡可以

終日閉門怡神養性頼明公在位使得苟祿免于罪戾以去爲幸甚大因遣人受所得誥命附此候謝無任惶恐

回湖州府問長興土俗

長興縣地界湖山盜賊公行民間鷄犬不寧自廣德宜興往來客商常被刦掠告訐之風浙省號爲第一上司雖屢有明禁及其訴告未有不爲難理者蓋以敢爲欺誑其詞足以聳動之也至于株連追逮或至數百人經涉司府曠歷年歲民間恇擾不能安生田粮雖有定額其俗以洪武祖名爲戶徵收之際互相

推調有田連阡陌而戶止數畝者又有深山大戶終歲不聽拘攝者緣吏治苟且養成此俗已非一日雖有龔黃卓魯之政亦非期月之所能見效也

與徐龍灣

竊仰下風之日已久顧無由得承顏接詞又以平生嗜好與世乖違獨非莫知獨是莫曉妄意欲以俟後世之調音者不意公乃見記姓名是孔非海猶知天下有劉備也既自喜且自媿比得爲令貫邑山水清遠甚愜平生之志然不閑民事僅能漱石枕流而已翰教褒假過當僕何能有望于前聞人不敢當不敢

當厚賜恐再虛遠辱涉不恭之罪并來翰並拜領

與顧文載

瀕行匆匆不得少言深念涼薄不足以虛拘賢者承過愛乃肯俯就僕于此有愧多矣兒子日漸長大早晩乞常告諭以忠孝大節及進退揖讓出入之際須有法度仍禁斷不得與外間人游恐漸染澆薄之風僕在四千里之外而家室露居荒江之濱萬非得已此雖親愛亦莫能知其深者願足下深加顧念視如家事此古人之節也其朝夕飲食洒掃諸不能周謹兒子當受其責此亦所以教之耳自廿五日閶門登

舟無日不陰雨懷抱殊惡因船人東還附此安亭地僻家信不能通乞足下于沈子善陳子行處附信惟欲得平安二字而已

與殷徐陸三子

頃造精廬獲奉風音廹于晷刻言别悵悵承及貞女事諸君子慨然有烈丈夫之風愛莫助之再奉記事一首前所述頗踈畧當以此爲証此皆得之衆論無一語粧餙但不知于史法何如耳少時讀書見古節義事莫不慨然嘆息泣下霑襟恨其異世不得同時至于今者著于耳目乃更旁觀遲疑如不切已豈揞

軀之義無取于當年英烈之風獨膺於往代耶秋暑未面餘惟自愛

與李浩卿

書至極喜足下之不忘于學每聞前輩讀書必根求理要近年已來場屋取士專事浮華不務考求聖賢之旨而惟音響之爲攻學者群而趍之束書不觀剽竊補綴恣其口之所出筆之所書徐而扣之茫然不知也足下獨不惑于流俗而屹屹求聖人之意于傳註之外可謂有志者矣閒隔百里不能特扣足下之所習然即此而知足下之學未嘗苟也僕新春已就

山居地頗幽絕顧極病之餘氣力甚弱每一開卷輙作倦態負此白日殊爲可嘆朋友中惟章翔極長進近以時義數通相示宿老學生當束手矣餘亦碌碌未見有進益者子今在家作何課程想年來亦甚契濶荒郊寂寞之濱倡和之音頗甚落落不宜相失如此也所聞疑義附書別紙病中草草不盡春和千萬努力自愛

又

益舟還僑道諸公之義舉欣欣慰慰向日紛紛只爲元兇漏網烈婦受誣此千古之恨以此發憤更不思

及其他今諸公既如此旌揚則此女當暴白于天下誠大快也僕與此里之人忽見天青日白更亦復有何事哉僕與足下數十年相知未嘗不黷黷而居默默而處今日豈欲揭日月求聲譽于海濱草野之中乎唯記事一首乃僕自以爲必可傳者少好史漢未嘗遇可以發吾意者獨此女差强人意又耳聞目見據而書之稍得其實但世人知之者絶少要以示千百世之後耳益舟云虞伯亦疑此文與獄詞不相合此殊不可解足下可取熟勘豈有不合者況史家自宜直筆豈可窺時人向背如是則古無南史董狐矣

張耀前日已有印板僕已囑其勿遽出今收在益舟家送去二册大率爲相知者亦宜秘之即如前兩書亦然但亦望且勿示人恐益爲不知者所議耳昨已作書道此意爲即欲西還恐不能即見足下復爲縷縷本意只爲烈婦其餘皆是末節僕雖遭人唾罵亦不須復計也爲知己者故不覺多言至此

附唐道虔荅友人問疾

承尊翰下問適入夢中有失酬答僕之賤恙雅與衆異他人病瘧多氣亂僕緣病瘧神轉清寒熱作而藻思溥不復足爲兄談矣昨夕于瘧也就枕之後一念

感慨心雄萬夫應制之撰述面君之議論原祖宗之綱紀究廟社之安危廷諍千言且有條理乃遂蕩清宿惡扶植天常明揚幽沉剔抉滛蠹事之就緒謝政東歸素願大慰則夜已過分矣此疾不知當屬何門而治之當用何藥也投以神明之劑止其鬼處之滛恐非庸常可與故僕未敢試無妄之藥承兄愛厚輙述病原觀畢便擲還小僕匆令世人知有此怪症也

余友唐道虔以歲待選京師病痁因友人來問疾答之如此道虔既歿其家得之篋中亡之有所負而不獲以施使之至于滛溺為病如此可悲也夫而道

虔竟以是卒其可悲也夫丙辰秋九月世美堂書

與林平泉

久失通候前歲南還見令弟于濟州具悉近年以來動止常以公膺海内重望要路在前而獨逡巡不進所以嘆息以爲非今世人所及也今時所患乏材耳明詔起公付以成均之任必能作成天下士類一變向時靡靡之習以待國家不時之求此可以爲世道賀也有光竊伏草野潛居默處不厭深湫豈敢通書于貴人之門顧謂公非今世人則可以無嫌然亦有不得已者有光之友周士洵以應貢在京師日久南

還即過留都思念老母欲乞假歸省以此托有光代言仰求公寬大之惠此亦古所謂裳裳者華魚藻之義公必不以爲拒士洵故司寇王岩先生之子文學行義爲鄉里所推重今日考較六舘之士士洵寔在前列計亦獲受知于門下矣簡率奉瀆罪甚

與林内翰

自承在京枉書沉滞逾年而後得之屏處江鄉少接人事無由附寄及旌旆南還相去澱湖一水謂當躬造以慰傾仰之私不宜徒以書爲而已也而裏門多事加以貧病跬歩不能自達遂亦竟不能以書奉答

吾兄一出便係海内之望而其實又足以副之榮名顯宦世所慕艷而方逡巡退却以觀于古人之際如某者老大無成猶以祖父在堂尚須祿仕再進再北愈馳鶩而不知止其亦可爲憫笑矣此宜其所以不能奉答也去歲鄉閭有烈婦事其祖八十老人每日扣門必欲得林翰林之文以書墓上之石某以數失禮于左右不宜輕爲書今老人病不能行其父又來請吾兄方有史官之任使其事得有所托以傳其死可以不恨輙致其人之意而非所以奉答于左右之禮也附上書狀一首

與宣仲濟

某頓首仲濟宣君足下自足下之寓吾崑也僕始得一見以爲温然君子旣而聞宣烈婦之事益慨嘆以爲此即向所見宣生之姊也及覩足下所撰述數百言凛然如見其人又喜烈婦之有弟可托以不朽也僕向許作傳因循未及論次玆當遠役須俟少暇爲之夫烈婦之所自立者難矣此理在天地間昭昭耿耿千萬年不滅傳與不傳此是吾輩事耳如烈婦則何假于此向與浩卿語及旌表令人憤懣使者徒知藉天子命作威福不復知紀綱風化爲何物此亦非

一日矣然龍逄比干當時亦何嘗旌表哉人去草草
明當奉晤不一

送王仲山

欽承高風末由瞻覿向日山居之記實乃致想之深
雖辭旨蕪穢而神馳于烟波崖石之間如磬欬于真
人之側者然非敢以擬古人也公不加鄙斥賜之褒
賞不自意遂見取于名賢獲華袞之榮爲之大喜過
望而内顧僝然無當卒又驚以疑也更辱名畫及禮
幣之惠以先公墓石見委敢不黽勉承役自効于知
己使旋草率奉布不一

與嘉定諸友

僕爲奔車所傷苦腰痛久卧城中比因亢旱家人乏食扶曳到安亭見里中人爭言張烈婦事驚惋累日嗟乎烈婦已矣今日彰善癉惡固有司之事而發揚之以助有司之所不及者亦諸君子之責也聞貴邑張侯慨然欲正爲惡者之罪且將申明旌别之典衆庶忻忻有望兹者獄久不決而撿驗之官屢出竊恐元兇漏網而烈婦之心跡無以自明僕之不佞得托交于下風欽諸公之高誼以爲可以明白頌言之者唯諸公而已竊望于釋菜都講之餘不惜一言以申

烈婦之冤以救東南數千里之旱唯諸公留意焉而
或者之論以爲致人于生可也致人于死仁人之所
不爲也不知生者可念則死者何辜烈婦之死極其
慘酷凡有人心皆欲臠而食之元惡大憝暴戾恣睢
據人之室窃人之財殺人之婦此而不誅人將相食
國家之典法亦無用矣或又以爲賞罰有司之職士
不得而與焉夫平常一政事無與可也邑有大冤大
獄有司方垂公明之聽而士懷隱默之心則亦無貴
于士矣居今之世耳目所及可以忿嫉者何限顧非
其力之所及則已僕以爲烈婦之事諸公有可言之

義輙緣春秋之意以責諸公又恐道遠諸公不能詳敢述所聞云云事具張貞死事中

答唐虔伯

向者張女事一時人心憤憤竊恃知愛輙移書相曉欲望少申匹婦之寃僕愚且賤未嘗敢干有司之政也兹復承教以所不及顧愚何敢復言但吾兄猶若致疑于其間者竊恐惑于先入之言而未察于衆人之論大率安亭數百戶自七八十歲老翁下至三尺童子言烈婦之死有詳有略其謂守義而死一也言諸兇之惡有詳有略其謂朋淫殺人一也古語有曰

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孟子曰國人殺之此足以蔽其獄矣至于當時下手與惡少主名自在明察之官反覆參訊可得其情實況以十二歲女奴爲左証據以成獄豈有冤者夫四五兇人入人室內殺人如屠犬豕蹤跡往來口語籍籍豈爲難察之獄天道昭然暗室屋漏誰謂無人知之哉所慮獄詞參錯終得逃死亦恐非的然之見僕以爲一吏胥之事耳今天下斷獄有不得其情者矣未有不得于詞者也情苟得矣何患于詞之不定四人因奸强逼而殺雖其初謀奸而非謀殺其後實謀殺而不止謀奸何謂非同謀律

有造意同謀之文何謂非律意天下之事宜壹觀以曠然度外之見若夫拘攣顧慮牵于流俗之說情可賞矣而曰法不應賞情可罰矣而曰法不應罰往往支離膠擾節目日多刑賞乖錯徒爲具文人心世道日趨于下眞可嘆也或者又疑烈婦之死以羣凶之威力不能保其不汚夫烈婦苟失節矣必不至于死誠死矣一死足以明之今號爲丈夫者媕阿脂韋小小利害遂以瀾倒區區女婦亢志于羣汚之中卒以死殉然復云云 今世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此天地正氣淪没幾盡吾輩宜培植之使之昌大不宜沮

抑之使之銷鑠此等關係世道不淺若使爲善者以幽微而不録爲惡者以便文自營脱禍則天下之亂何所及哉前書頗有牴牾今續上紀事一首稍爲詳覈此皆出于衆人之論僕初無喜怒于其間顧以爲天下之公理如此耳所望于吾兄共成此鄉邦之美事然亦顧其力之所及者爲之而已草草不次

與王令

蒙准分析大戶實大人君子無窮之惠非可言謝而里甲復浮言孤疑相仗未得決絶所云軍戶不宜分析一節此乃小人無知妄引律令而實不知法意也

家下軍籍在十八啚原未分析此律所謂人戶以籍爲定者也今十年所造之黃籍是也其遞年出兊在二啚者此令所謂隨時所籍納粮當差者也今每年所勳之實徵是也戶口之版籍雖定田地之買賣無常計本縣在籍人戶八萬有餘而軍匠厨灶等居其大半其納粮之田何嘗盡歸于著籍之戶哉姑舉一二大家如周康僖公亦一保軍籍而戶田乃在八保王思質家今隸太倉州軍籍而戶田多寄崑山可以知其餘矣彼在隔州者尚不能以土斷豈以一縣而有分民哉若依里甲所言必歸十八啚復與一族之

人合併出兌所謂釋輕負而就重負散小儲而成大儲甚非執事者所以優卹加惠之意也爲此再瀆明聽仰唯照察不宣

與廖永州

有光頓首啟桂坡尊兄先生大人執事頃過淮南得奉光儀十餘年懷慕之情頓覺釋然迫于晚暮不及躬拜堂下明日爲同行所牽挽即解纜而去回首湖波故人已在雲烟浩渺間前十年懷慕之情復在也秋間鄉人往淮上附書知有陵零之遷日望吾兄召還此行實乖素望然南楚號爲清遠在九疑瀟湘之

間追踪元次山柳柳州之遺跡如此爲吏不俗矣僕偃蹇恐不復能自振第以祖父在堂老祖今年九十一老父亦逾七十家世讀書未有光顯在位者每至秋冬計偕二老人躬自督勉上道重違其意故屢詘而猶不止也戊午之冬當復北上計兄此時必官禁近晤言之期儻或在此年家方古岩先生赴南安附此奉候起居相望數千里臨書不勝惆悵之甚有光再拜

與李中丞

有光頓首啟羅村大中丞閣下去冬辱手教兼承厚

貺迫行不及裁謝即日伏唯台候萬福主上寤寐英賢公資望日隆不久當膺大拜可以預為天下賀王湖赴官湖南區區宜因附謝且申契濶懷仰之私又有一事所當奉聞者執事登朝二十餘年迨今位躋通顯諸子循循門戶寂然鄉邦所共嘆仰而僕近日以虛舟相觸然纇其中有隱蔽者恐道遠傳聞失實以致重得罪于左右輒爾自疏卑污瑣屑宜不足以垂省祗增慙悚而已老奴歸吉吉之子歸憲憲之子金龍為屠沽貸陸山銀負息未償山禁繫考掠以死山乃陸賣婆之子或云今倩管氏之奴也僕以告溉

山表兄報言貴宅絕無所與僕猶以投鼠忌器之故止乞葬埋而已陸山負依貴宅迫令燔屍方與銀一兩其子金紹寃痛出告而紹又賣身王四家非僕所制遂連及令倩令倩托張裏齋之子來言僕深謝勸令勿出而令倩已自詣縣此時貴宅之人坌涌而來吏受願指反坐金紹杖罪時五月暴露尸蟲流出臭聞數里而陸山訟勝張樂子弟扮戲諠飲連日識者爲之嘆駭金紹赴訴南臺僕不能禁也及縣奉牒相檢多有致命傷痕而檢官仵作受賄朦朧覆護已而陸山屬書手至家寫招反坐金紹流罪時家奴有在

縣比較者遇顧銀匠等五十餘人于儀門簒擊蹴踏幾死僕寄使撞歸救療不以告人也僕以金龍之死敲罪者在陸山而不意管氏出而與爲敵陸山之所求庇者在管氏而不意貴宅出而與爲敵非意之所及故有虛舟相觸之喻且陸山殺人宜得償死僕初與澱山言之及告令倩止欲求弊衣杉槥藁埋而已貴宅乃反窮治又坐死者之子以流配僕家無錢收贖陸山亦不容其收贖是殺其父而并欲殺其子此識者所以有爲嘆駭也今聞陸山懼金紹再訴已遷入貴宅又方檢驗之時主簿坐廠棚下忽報大相公

送書又報三相公送書兀楞帽青綃衣襴者須臾之間數四狎至其爲假托壞法不可勝述抑僕不能無疑于賢郎者若明告貴宅欲預其事則令人知所斂縮既言貴宅不預其事則宜壹付之于吏議令不明告而陰助之愈力譬之虎豹之噬人人則知所避而射工沙虱之中人人則不可逃此僕所以不能不致疑于賢郎者也賢郎仁厚素著宜不至此近來投靠頑梟多無賴之徒自爲己地所以結黨求勝賢郎不悟爲其所賣實不能爲貴宅造福也望執事貽書戒戢如前無賴之徒汰其甚者以崇令名自以少苟知

愛不自知盡言至于此亦恃公厚德偉度必不以爲忤也僕平生與世無競況今殘朽擯棄顛倒狼狽之餘瘖啞伏匿乃其所宜不幸此奴祖父所畜有如雞犬爲人所甇豈容不出一聲陸山殺人當死而僕乃爲之乞弊衣衫褠亦可矜矣而事勢相擊又類以螳螂之臂當車轍者故具其本末如此又西門借房人范岳負房銀三兩因投貴宅房銀既不肯還又私將磚牆石岸俱與沈相沈相者亦是貴宅之人今見家下人往來西門與范岳有言范岳輒欲毆打送縣此事亦望裁處

送徐鳳竹

頃辱垂顧即造舟所會都公輿從塞途候久之不去日暮主人具宴遂留刺而返欲竢高秋登堂展賀不意旌旆已行徒用悵然敝親楊堪以醫爲業以仇家搆陷讁戍松門堪本海虞人贅居安亭乞念桑梓之情垂覆盆之照無任感荷草率冒瀆并希鑒宥不具

送□婁江

向旌旆臨縣又辱寵須天雨不能造舟次以候起居公惓惓不遺故舊而野人之疎略如此然愈見盛德之不可及耳今在貴治非通書之日也茲有醫士楊

堪註誤有松門之戌其人與僕有親因在公之宇下仰臬生成之賜此亦人情之所不能辭而有望于左右者不以干瀆爲罪

送周澱山

久失奉候爲罪淞南兄所延師闓已辭去浦子和家貧苦學在隣舍故具知之又居制中無考試往來之擾特求左右委曲轉達處之賓館不唯使貧士得所亦不悮諸賢姪也

回答太倉州學生員錢華峰

易齋公眞所謂隣國之民仰之若父母者惜辭陋不

足發之前書極荷相知之至其他不必屑屑介意也

與縣尹啟

邇者亢暘爲災米價騰涌家如懸罄人不聊生足下以敏妙之資膺煩劇之寄勞心撫字不遑寧居顧以劉殘之縣適當災沴之仍部檄紛紜公帑罄竭旣無可發之粟又無可散之財深惟權時之計獨有平糴爲宜蓋境內富家頗多積穀即以民之所聚稍復散之于民上副監司守令憫惻之心下紓鄰里鄉黨垂絕之命揆之事體豈拂人情況操其奇贏乘民之急自春至夏已獲數倍之滋由是以還稍捐毫毛之利

豈以相厲斷在不疑斯令一行誰人不悦兹者隸卒到門手持牌票糴米大戶亦及寒家顧僕素甘貧賤之分初無富貴之名先業數十畝悉轉鬻于他家兄第五六人皆教書而糊口前歲避俗讀書安亭愛其地頗閑曠見其田皆荒蕪遂與生徒誅治經界捐一金以易數畝期數年可致大穰豈知賣者幸脫于負擔買者已入于網羅良由土地磽瘠溝渠廢淤去年霖潦稼不登場今歲旱乾禾未入土因人棄而致我取冒虛名遂被實禍饘粥不贍于朝餐陪賠已困于歲課蓋數口之生涯如此雖一縣皆笑其所爲在于

糧里皆所明知顧彼小人熟于行詐每行一事務在欺公以今監司之督責守令之仁明不肯成其美政輙欲狥其邪心用以壅閼德意沮撓明法即如鄙人之一家則貧戶之濫報可知富戶之影射可知矣本謀有米之盈以補無米之乏今責有米于無米之家以無米而代有米之任則貧家之糴益艱猶割肉以療飢富戶之價轉高譬揚湯而止沸貧家以私糴之貴而應官糴之賤富戶雖減直于公而實高沽于私況富戶之米徒盈而貧家無銀可糴其于初意豈不相悖哉昔朱子社倉爲浙西良法後儒猶謂非人不

行蓋俗婾人僞法立弊生故欲澤洽而惠周必須循名而責實今日平價之令唯以責實爲要欲行責實之政先檢貧富欲定貧富之差必嚴賞罰之法蓋金王輕微藏行把握米粟散漫必用囷窖乞令原報之人先檢寒家爲始或有斛米儲積何處或有斗粟寄頓何家或先曾糴與某人或先曾運至某處如果有積米即願沒入以絕豪戶撓法之弊如果無積米乞論罪以杜奸民罔上之端有積米而不沒入則豪戶之撓法猶故也無積米而不論罪則奸民之罔上猶故也如此則富者豈肯甘心以效樂輸之情貧者豈

容安堵而受平價之惠哉夫以足下孜孜爲民無所不至鄙人在于鄉黨差爲自好若欲狥鄙人一人之私不思百姓之艱而撓公平之法非所以望于足下若欲規積米數金之利不思百姓之艱而乞哀于足下亦非所以自處者所望足下嚴賞罰之法以檢貧富之實檢貧富之實以行責實之政行責實之政以持平價之令將使齊民俱蒙其實惠私室亦免于刑誅事有相及敢逃出位之嫌議實至公無道扶私之誚唯足下裁之

與吳江無錫諸同年

久不承動静無任懷仰彼此聚會嘗在三千里之外而不能相期于一舍之遥此可嘆也去年海上之驚寇難日深吾邑剏殘尤甚四境之内無地無兵可謂焚林而畋竭澤而漁矣當事者竟未有長策以禦而有司日以賦斂爲急東南之事有不知其所終者何如何如

與張通府東

城外積聚實爲餉賊之資前日曾面啟乞下令剋日搬載入城今經三日未有應令者但聞賊在新塘徐監生家運米滿載而來恐有攻城之計是我受坐困

之勢而賊反得因糧之便也更乞嚴督各鄉積米之家如仍前梗令即以軍法從事或聽百姓隨力搬取或即放火燒盡及餘麥稻畝亦乞督促即時割刈送城海上用兵三年我師所以不得志實在于此而議者不察也不然以飢疲之賊深入吾地雖百萬之衆其何能爲哉軍旅之際非威嚴不行乞賜采納賊自新塘載米西行必由新開河從眞義出此往蘇州之道也如有攻城之計必南來過北門出東門宜寄于北門或北城灣俟賊船經過用佛郎機鉛銃打破其船但賊過北門必從夜來當謹備也

與葉子寅柬 七首

向日氷溪見過相邀不能久待遂失接也許惠蔽園雜記乞付

又

承召會適在嘉定不及赴爲歉大[redacted]已近要得行狀家傳乞即示祭文當并寄去也

又

連日俗事因循苦無佳思爲使來迫促草草爲之不能少有盡于先公柰何柰何

又

陳謙甫生事頗落莫令親家存愛爲令壻延師得爲
留意甚荷誌文連日有俗擾不能下筆即一二日間
送去不悞也

又

連日多過從飲酒極少清思略得從容爲之即月内
送去無悞耳

又

劉承賢吾黨須共一奠然爲雍里之葬必初五可齊
昨見王江亨齋昆季共議如此幸裁之

又

聞子欽欲謝去將荐沈敬甫代之其意良厚敬甫經學甚精尤善開發秦王二千家子弟俱有文理皆其功子欽必能詳言也更俟面布有光頓首子寅内翰侍史

與徐子檢柬 二首

敬甫家禍殊未有處足下識達事情能以弄丸解兩家之難否前事都不必追論也

又

奴病不足瀆郡君徒藉左右爲之先容耳自後若知其所在乞示知當往拜之也

與周瀫山 三首

通家不得一晤殊恨昨自京口渡江即從六合行十二日已抵郭外寓報國寺得董御史薦剡想此時公亦有聞也前年在部見高老甚加惋惜及會芳洲抵掌而談此事向寂然無及者董公乃有破格之請可知海内猶有人不覺有貢公之喜也

又

江都爲相之日更辛苦于下帷之時黄董白叟歌咏于田野朱衣紫綬譏搆于朝廷不見河陽之褎反被相州之譴今日歸田之計已決候代即行不久奉侍

恐勞見念先此啟知

與沈養吾柬　二首

到舍見敬甫即問動靜欲宿留䀢東邊切近寇兵次早即馳出城比到東家人踉蹌出走常一日數驚今稍寧定然日夕視東城爲緩急未得還城一相見甚念甚念行促良苦還見鄉邑倥偬如此殊爲不堪雨雪霏霏界上行色至今使人不忘也昨得邸報臨淮侯以水軍十萬浮江而下至寶山與余楊二參將共勦賊未知已到否賊勢城中宜知其詳乞示去人賊若稍退便可入城相見矣諭及諸怪異此間宅中亦

有白毛生往來人說松江城中亦如此可怪絕句三
首謾往併與敬甫子敬觀之

又

來書極荷相念之至山妻在殯便欲權厝又大草率
以此遲疑累日幸少平靜而賊勢日橫十一日始攢
于西園方上未訖前晚有沙舡泊市中市人皆驚恐
一夜走不絕天明始定今亦惴惴然如在邊塞上日
候風塵即爲走計耳宅内生聚不百口一舉足皆有
流離之苦不得不稍鎮定之所論賊勢敢如此東南
承平日久吏無知兵者若使知古方略一太守縣令

能辨之矣今嬰城自保不發一矢忍以百萬生靈餌賊令賊得氣將來蔓衍未知其所極也聞蔡撫江奏倭寇不過三四十人皆蘇松人欲反耳徐閣老以闔門百口保無此事又聞近日任少府獲賊帥于蔡衙前未知信否有便更乞寄示賊據新城陷上海今其意在南翔專候若到南翔即携家行矣匆匆殊不盡東倉之勝足以少創之昨日焚燒上海略盡其勢未已也欽甫時相見否併爲致意

與新縣尹東

有光屛處荒鄉久不入城市昨因遣僮歸鳴之小西

門市米兩日懸望不回有隣人來報所遣僮見宅内群馬放牧與馬夫爭論相毆致被豪惡弓沖差家人孫璧糾合馬夫水手捉打傷重當卧捻甲馬艮家孫璧慌張挾同義第王錫與水夫摟髮投縣告稱搶擄虛情將歸鳴于捻甲家擒拿送縣即時極刑虐招認名十一人搶孫璧銀十三兩有光向在鄉荒草滿庭止有孫阿三守舍亦被擒拿拷打闔門抄捉如同反虜乘夜將私馬一匹繫在庭中指稱官馬詐害窃唯新政大人縣中傾仰以爲鸞皇之瑞而鄉邦悪少挾公濟悪反恣豺狼之威在國家旣有明法在鄉邦亦

有公論伏望仗義扶持幸甚幸甚辛酉七月初八日

有光白

與王子敬

寄來文字皆看過但說丁田開口便不是病源只因王太守變亂其勢必至有今日之弊今皆說其法盡善止爲後來行之不善却是附和書冊非當時與諸公原議不若察院原來文書反無偏主便可依他說松常鎮用舊法如何民無他議惟此何故紛紛利害便見矣不攻其本止就末流上說甚好笑縱如新太守復舊七釐八毫不點差只恐一二年後點差增加

復如今日也朱子嘗言論新法者不爲不多能識其病源中其要害者殊少宜介甫詆以爲俗也論天下事多類此如何如何可哉只是我輩說不出官是西北人如何曉得欲入城商議爲往來不便亦懶作文字姑俟月盡相見議之陶節婦昨大風中爲作得秉筆更似嬾氷雪也藁在敬甫處

答王參政

衰賤之跡不足辱仰門下公顧以古人之禮處之不自知其不能當也吳門匆匆瞻望行旆豈勝惆悵所命書以舊業荒落更因迫促尤恨不能盡心耳復承

手教幷佳貺倍增感愧使旋草率附謝不盡

與縣尹

昨以事晉謁幸蒙照析奸罔使士類增氣無任感荷玆復有事奉瀆鄉先達夏太常先生歷仕五朝恩眷優渥吳中縉紳之家夏爲稱首今賜葬東城自楊文貞文定于蕭愍李文毅諸公以下皆有論撰碑版照耀至今詩書之澤尚綿延不絕其冢孫夏某近以事詿誤尋知高明已得其情而察院亦有寬貸之意誠恐左右猶碍于成案未肯曠然特賜解網之恩是以區區輒復有言蓋憫賢者之後以纖芥連累挂名刑

書終身無以自雪亦仁人君子之所念也此係鄉邦
公諠有此再瀆希鑒宥不宣

荅王太守

鄙人無似辱公禮意勤惓玆又蒙遣縣賜來羹果深
愧無以當之前月二十九日奉命編次恭簡公集略
讀一過即移書先生之門人周士淹士淹出所藏本
以相參訂頗爲精覈而先生之嗣子李續過舍一一
與之面定可繕寫緣此書當自詣府親送而李續奉
命來取即已付之家居去府城二百里出入甚艱頃
屬老父小疾未能遠離少間當趨庭拜謝不任悚息

與趙子舉

丁未歲龍老主考吾兄在刑曹得承欵晤至庚戌吾兄以艱去遂不復相見龍老復主考撤簾後僕見之里第時孫祭酒在坐相與嘆息臨送出門有不能相舍之意京師諸公皆云龍老兩主試不以子爲拙而妄以失子爲恨此古人之所難也龍老云逝以龍老之心爲心者唯有吾兄而已不自意闇濶如此二十餘年來如墮淵海沉沒至底平生崛强亦無有望世人相憐之意而不能忘情于兄者思龍老而不得見也自別後龍老旣亡以爲大慼而妻子相繼殀歿江

上之居尋遭倭奴剽掠遂棄之荊棘中薄田歲不收重有輸粮之累祖父尚未即窆而先人復以去年四月中痛割齊斬之不葬者殆至五六亦人世之所未有者也獨愛嗜古人書今皆已荒廢嘗于汴中得周易集解因悟古人象數之學微見其端亦復不能究竟近世多欲重修宋史以爲其簡帙之多夫苟辭事相當理所宜多亦何宜于多僕于此書頗見其當修者以爲不在于此有志數年而書籍無從借考紙筆亦未易措辦恐此事亦遂茫然矣玉城兄有滇南之行道經貴陽必獲相見托此爲問鄉里故舊如玉城

長者亦不可多得吾兄奉璽書殿此南服有分陝之重望譽日隆不日當膺簡召非鄙人之所贊述者伏惟爲國自愛不宣

悼亡報人小帖 五首

修身學道逾四十年與世無緣獨有一妻自謂佛家所云隨意眷屬也不知作何孽天又奪之如此痛毒耳自居窮里終日閉戸毎對斯人百年之心如有所寄今已矣文舉舍我去吾何用生爲

又

命運畸薄少偶寡徒曠然宇宙得遇斯人一旦失之

胡能不悲不知者以為慕容熙李後主之比大不然也吾與吾妻非獨伉儷之情別有世外之交此情此痛不能向人道也衰世薄俗朝死暮忘曾無燕雀啁噍之頃吾于吾妻任情哭踊尚不能及古杖廬之禮人猶以為過可痛也

又

杖而居廬有二年之喪吾未能行古之道唯有一眶淚不能為斯人惜也

又

時月之間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痛哉斯

人斯德千古難遇吾哭吾妻又非禮之所載也

又

嘉靖三十年五月二十九日予妻太原王氏卒于安亭之適寢予與同艱難十有七年哀痛中念鶺鴒之詩斯人斯心千載以前人能道之字字皆予今日之涕淚也兒子福孫安孫幼不知因書以揭之西廡及其長庶幾能識其母亦俟入廟且以爲登侑之辭云

與傅體元

昨見子敬寄來丁田文字不論文之工拙但依違兩可主意不定不曾說得向來本意有覓使者郡太守

釆訪之盛心更望足下與子敬從老吏根究利害作一議借前箸籌之或尚可濟天下之事不在大此法起于一二小夫淺見街談巷語顧九和在告熟此言後來入閣銳意更變覇州出其門下特承迎之主意原不好吴氏被其流毒二十年今不攻其本却從枝葉上議殊不可曉即如撥役時必不能復使之出銀今出銀便禁不得他撥役祖宗以來一百七十年不見有司于撥役外增一役如何議書冊不過二十年乃至增銀自七厘七毫至四分有竒此亦易曉原本實在變法光甫如何却極口稱賛他取于下有漸而

不偏用于上有經而不過如此又何容别議耶此如論新法而反田護金陵也吾等心知其害承有司虐心訪問又不端言與小民同其喑啞甚爲可嘆平生爲時文不肯學黄口兒語以致困窮今垂老無用世之望矣諸公壯年于天下事不可不隨事究心庶宅日立朝爲有用之學也

與户部盧冠岩

自京邸得接顔範忽忽三載瞻望留都五百里閭不得趨候爲歉其棠之愛與邑中父老無日忘之也諸生秋試還尤道盛德眷念敝邑之意仁人君子之用

心過于厚有如此逈者宗主趙老先生臨試敝邑考校之餘以三等定黜罰生員嚴約事尋得昭雪公平正大之心略無係累誠後學之所嘆仰玆有生員夏禹功家貧苦學年止二十餘爲倭寇迫逐室廬蕩然寄居祖墓之側又鄉先哲夏太常之後在家孝友素無虧玷前亦在行劣降革之例一時諸生蒙宗主俯賜清問方爲嚴約事不能盡言及此是諸生之有負于宗主也某等竊願有求于我公冀得轉布此意噓枯吹生在公一言而已不知肯賜垂納否自古惟大治之世天下之人無不可以盡言者某等區區僭越

仰見宗主公平正大之心亦恃我公之所以垂顧于
敝邑者

與通判張德恭

適具短啟仰瀆尊慈非敢因緣簪紱以俗事相干特
以少從學于張僉憲碧厓先生後與其孫締姻見其
困頓流播又有從而下之石者爲此區區少布懇悃
令所乞止欲求明府一准憲牌起解其他不敢曲爲
之辯亦非一時所能了者但敝邑之俗每一事即有
居其中間其人足以脅持上下所在輒能破人之家
葢今日之自謂有權力者明府必能洞識之十五年

前張僉憲今已矣弱之肉強之食亦何有窮止也所望明府開一面之網以惠煢獨草草

與王昭明

壬寅之歲播越山中得日領教誨方爾還定而公處有遠役隔濶遂逾一紀老大以來唯有孺亨與相親依不意遂至溘然身後事極可痛心聞公往來吉水永豐間頗以自得而二三年間雙江念菴相繼凋謝顧公亦何所向寧無顧念桑梓之懷乎恭簡公集向王知郡委校定僕不敢自專並與孺亨商確而李純甫不盡依用也公適來當益復深造不知有可以見

寄教否僕晚得一第而祖父皆不在世千鍾不洎吾心悲徒增傷痛耳今當爲令太湖之濱采山釣水聊爲吏隱無足言者同年胡原荆之任附此不備

與歸子建

子遇來知足下有亡子之戚僕少滯未及奉慰須用排遣四年前原無此兒也前在質甫舍中見食烏豆粥公謂僕不能慣此來居安亭一月中欲烏豆粥不可得今已三月無雨晝夜戽水奴與牛皆吐血婦織黃布一縑買米三四升度日耳大丈夫須勘破此見子建近來頗俗爲人莫作老態可也

歸震川先生尺牘卷第二終